

更重要的是，身為一個活在 21 世紀的人，資訊來源那麼的多元，爲什麼還要讀書呢？這似乎是較書評更需面對的問題，是身為一個讀書人應該有的基本認識，也是在高聲的暢談書評事業如何如何之前，我們該攜帶上路的基本配備之一，否則一切只是漂亮但徒然的空話而已。否則也不免令人憂心，書評是否會取代書的地位，而變成另外一種趨勢--「以爲看過書評就等於看過書了」，那就像以前聽到的笑話，有人用電腦蒐集書籍的關鍵字，便以爲已掌握書籍的內容。

由此可以更近一步的去問，書評事業在台灣是否真有必要發展成歐美的模式？歐美的比例？臺灣的讀書人口有多少呢？有這樣的必要嗎？有這樣的人力與心力嗎？然後這一切的答案，才能在你準備好的配備上逐一顯現出來。

總的來說，民國 90 年之前的書評論述是較缺乏的，〈撰寫書評的方法〉是當時台灣有關書評的論述裡，蒐集相當的資料與概念整合的作品，有其重要的意義。也是因爲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，我們得以看的更遠、走的更好，基於這樣的理由，我閱讀這篇文章，並提出這篇報告向作者致意。

陳丹燕〈男生寄來一封信〉讀後感

期刊組 施麗珠

書名：《男生寄來一封信》中國大陸少年小說選(二)

編者：周曉·沈碧娟編

出版者：民生報社

地址：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

出版日期：1999 年 4 月二版

定價：230 元

一、故事內容

〈男生寄來一封信〉是中國大陸少年小說選(二)《男生寄來一封信》的其中一篇短篇小說，作者是陳丹燕，藉著這篇小說來探討親子之間、師生之間、友誼以及兩性的議題等。

從陸老師交給陳致遠〈男生寄來一封信〉起，致遠就得到了陸老師的

特別關愛和照顧，甚至放學回家時，陸老師交待同學趙波波做伴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又遇上了波波的哥哥趙江江，引出了另一段類似致遠的故事：趙江江高中時，曾寫過一封信給同校的女生，結果被那女生當堂洋洋得意地宣讀了，結果趙江江像詩人般純潔而浪漫的個性，就轉變得頹喪。

回家後，致遠媽媽處理「信」的態度，讓致遠再一次面對了問題，等於是一件事情得受兩回審判，雖然關心的議題是一樣的，出發點也是爲了愛與關懷，但是陸老師溫和的處理態度，和媽媽威嚴的壓制態度，帶給正處於反叛期的致遠，截然不同的感受。因此，使得致遠更冷靜的思索這封信所帶來的衝擊。

二、讀後心得

青少年時期是人生中最純真的年代，父母及學校的老師都是想盡辦法，盡力的保護著他們的子女及學生，使他們不受任何的傷害，能夠順利、平平安安地成長。偏偏人生的軌道並非都是順遂的情況，總是會有很多的意外考驗著大人和小孩。其實爲人父母者若能以平常心、開放的心胸來看待兩性的交往，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嚴重，也不要將事情貼上標籤，這樣的話，親子之間、師生之間，都會比較容易溝通，問題也不會趨於太緊張的局面。尤其父母如果能以溫和且尊重的態度管教孩子，不要動不動就搬出做父母的權威，大人和孩子之間的相處就會比較融洽。

友誼是青少年時期最重要的感情出口處，因一封信打亂了致遠這個一向規矩上學的心境，有波波這個活潑、健康、開朗的同學陪伴回家的路途中，無疑是致遠一天當中最輕鬆的時刻。她們輕鬆的對話，不需多思考、也不需要戴上或偽裝出另一種面具來應付，讓致遠在備受壓力之下，得以轉換一下心情，調整、放鬆一下情緒。這段共同的經歷，都在他們兩人生命的軌道中留下了腳印，也是日後成長過程中美好的回憶。

起先，男生寄來的這封信對致遠而言，是模糊的，她只清楚的記得頭尾兩句話：「尊敬的陳致遠同學」和「這次先談到這兒。」但隨著周遭人過度的關注，讓致遠產生了反感。直到趙江江帶著怨恨的眼神黯然離去，

這個轉折讓致遠有了一個想像的空間，認真的思考青少年兩性的議題，處理的好，彼此都多了一份友誼，處理不當的話，則造成兩性成長過程中，心靈上難以磨滅的傷害。

當致遠把被媽媽撕成一堆碎片的信，重新拼湊了起來，仔仔細細地看完整封信的內容，並且和信有了回應---括弧裡的獨白，也終於明白寫信者的想法：「寫這信的，是一個真誠大方的男生。」這封「信」在此發揮了最大的功能---文字轉變成了可以溝通的語言，搭起了「信」背後那個男生和致遠之間溝通的橋樑。

喜歡寫作和思考的致遠，因男生寄來的這封信的衝擊，而展開自我的省察，發現大人複雜化世界和孩子單純化世界是有很大的區別，因而醒悟了很多道理，也思索是否周邊的人，太有想像力，想太多了？一句「我長大了。」簡短而有力的話，表達了陳致遠在一連串人性的歷練下，覺醒和成長了。

自古以來，兩性的議題是人類生命中的重要話題，尤其在青少年時期倍受關注，青少年自我意識非常強烈，若是父母、師長能多花點時間在兩性交往的議題上，多與他們溝通並給予正確的指導，讓青少年獲得正面和良性的學習機會，就好像事先打了預防針一樣；而不至於等到問題發生，氣急敗壞的大人們才出面來處理，用權威性的方式，強迫青少年接受大人的想法和觀念，而導致雙方感情出現裂痕，甚而造成了雙方一生的遺憾。

生活中，大人們總是教導孩子要對別人真誠，要有愛心地善待四周的人們，那是大人的理想；但在現實社會裡，一旦碰到了問題，大人就不是這樣的理智，總是不分是非黑白，不管事情輕重，先把人和事情通通往壞處想。實際上，理想和現實就像一條繩子的兩端，始終都有一段距離的，在人的「生活」中不斷地拉過來拉過去，在此拉鋸的過程，人要從經驗的累積和智慧的判斷，學會「選擇」一個雖不滿意，但可以接受的平衡點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。